

抚远文史资料

第二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抚远县委员会

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1989年9月

文史工作委员会

主任：贾丹彬

副主任：张基太 贾广平

委员：李国柱 祖印太 孙起超

杨合宜 吕彪

抚远县文史资料编辑组

组长：张基太

成员：李国柱 祖印太 孙起超

目 录

冒死赴苏求援·····	苏 东 (1)
中苏人民友谊印心田·····	贾广平 (8)
建国前后中苏往来纪要·····	于成敏 (19)
伪满时期抚远的航空株式会社 ·····	祖印太 (48)
抚远县初期学校·····	张基太 (53)
伪满时期的奴化教育·····	于成敏 (61)
昔日匪祸·····	张基太 (71)
陈东山打抚远·····	荣泰昌 (82)
日本侵略军在抚远建的战略据点 ·····	张基太 (88)
抓吉归屯前后·····	关世和 (90)
记生德库柳毛通事件·····	孔繁礼 (101)
抗联十一军在抚远的两次军事行动 ·····	张基太 (105)
走上抗日救国之路·····	张基太 (114)
八路军来到北岗屯·····	郑世和 (122)
民国时期至伪满中期抚远县赫	

哲族情况	张基太 (127)
抗日女将一枝花	张基太 (135)
日本孤儿北山胜美	张基太 (142)
新旧社会两重天	孙兆学 (148)
忆孙庆文同志在农场的二三事	洪世煌 (155)
忆孙庆文同志在鲑鱼生产中的两 件事	洪世煌 (161)
抚远县土地改革简述	李茂喜 (169)
编后话	(177)
征稿	(179)

不畏艰险，出国求援

苏 东

据抚远县有关外事史料记载，1959年11月7日，抚远镇居民五人，在大夹信子岛上砍柴时，突遭风雪袭击，船被刮到苏联岸边，冰排漫江而下，阻断了归路。经县政府与苏方积极联系，第二天五个人即被苏方救离该岛。11月10日，苏方用直升飞机将五人送回抚远镇。

事后遇险的同志回忆，当时，由于天气突变，狂风骤起，雨雪交加，遇险的五名同志，衣服全被淋透，寒风一吹，全身裹上一层冰甲，砭人肌骨。加之一天多没有吃饭，饥寒交迫，在狂风暴雪中失去了支持力，已奄奄一息，濒临死亡。

苏方营救我遇险居民的事，轰动了抚远县城，成为人们长时间谈论的话题。三十年过去了，尽管其间寒暑沧桑，风云多变，但

这首中苏人民友好篇章里的小诗，常被人们从记忆里搜寻出来，吟诵品评。死里逃生的五位同志现仍健在，每每回首往事，自然涌起感激之情。但三十年前，苏方是如何知道我居民遇险的消息，我方政府如何同苏方联系的？这些都鲜为人知。

三十年前，当五位遇险的同志在凛冽的寒风中，绝望等待死神降临之时，在乌苏里江上，正有五名同志，划着“划鞋”船，冒着六、七级大风，在横冲直撞的冰排缝隙中，置生死而不顾，渡江请求苏方营救他们。经过是这样的：

1959年11月8日上午八时，抓吉乡党委书记孙忠彦同志接到副县长郭忠田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渡江去苏联二站，代表我方政府请求苏方派直升飞机寻找，营救我遇险居民。当时，抓吉正刮着六、七级的西南大风，宽阔的乌苏里江面上，冰排连天涌来，在惊涛骇浪中冲撞。这位有着丰富渔家经验的乡党委书记，深知在狂风和冰排中驾舟渡江的危险程度，面有难色，想委婉地报告现在乌苏里

江的情况。当听到郭副县长那近严厉的语气，想到遇险同志生命垂危，咽下话头，毅然地接受了任务。

孙忠彦挑选了三名膂力过人、机警过人的行船高手，他们是共产党员曹伯春、共青团员赵同文、徐瑞仁。又请到曾在苏侨居过的妇女赵子春当翻译，“外交使团”就这样组成了。好船、硬棹、粗桅、新篷，经过前后不到一个小时的紧张准备，就出发了。

此时，西南大风越刮越猛，乌苏里江浊浪排空。他们划着“划鞋”船，从抓吉二道江一进入正流，就被冰涛裹挟，一会儿抛向峰尖，一会儿被埋进谷底，急浪一个接着一个，从头顶上掠过，真可谓惊心动魄。在颠簸中，船被冰排撞得砰砰作响，随时都有“嗑瓜籽”（船被冰排挤碎，俗称）的危险。

顺流、侧风，船在密密麻麻的冰排中摇来晃去，根本无法下棹，航向也很难掌握。他们镇定自若，立起桅杆、拉半篷、下尾

舵，沉着前进。

船行至腰亮子露水口子附近，因岸上无遮无档，再加上抓吉山的影响，此处风势更加猛烈。一阵急风，孙忠彦的棉军帽被刮飞，船猛地一歪，要翻！连松手绳都来不及，“噤”！幸亏篷被一鼓两半，五个人都出了一身冷汗，女“翻译”在船仓中脸都吓白了。

经过二个多小时的搏斗，船终于划到乌苏镇。由于西南大风，苏岸冰排十分密集，船在侧行横过江面时，需要拨开簇拥在一起冰块，一点儿一点地行进。封江时的冰絮子犹如一锅稠粥，从上到下，粘粘乎乎，和大冰排搅在一起，把船包得严严实实。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

孙忠彦和三个行船高手在风浪中拼死搏斗，累得汗流浹背，当划到与二站对过时，离岸还有四百米的距离，他们知道这是到了鬼门关。岸边冰排积成堆、连成片，后面的冰

排陆续涌来，处境极其危险。木船这时已开始漏水，如不尽快上岸，就有沉没的危险。就在这危急关头，可能受苏岸山嘴影响，船前方的冰排突然裂开一条缝，岸上有两个苏军战士正向他们奔来，孙忠彦抓住这天赐良机，大喊一声“快划”！一把抓起拉锚子。顿时，前后棹奋力划，连吃奶的劲都使上了。船斜压巨浪前进，离岸边还有近三十多米的时候，孙忠彦借助风势，猛力将拉锚子甩向对岸。两士兵用力拽住拉锚绳，离岸还有四、五米远的时候，一块大冰排向船后撞来，“不好”！划前棹的徐瑞仁一下子跳下船，猛地一拽，“轰”地一声，船舵被撞断，木船借势靠上岸。

二位士兵弄清来意之后，一位回岗楼报告。不一会，一个蓄着小胡子的中校接见了孙忠彦等五人，并把他们请到兵营，态度很友好。当孙忠彦代表我方政府向苏方提出请求时，中校当即向伯力有关方面去电话请示，伯力方面答复，待风小后就派飞机寻找、营救。

我“外交使团”已无法返回，苏方把他们安排在有三十平方米的阅览室里。苏联士兵抬来五张铁床，抱来军毯，并立即安排他们就餐。

下午，风势逐渐减弱。傍晚，中校通知说，中方遇险的五名居民已经找到。孙忠彦听后，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大家都很高兴，五位阶级弟兄得救，冒点风险也值得。

第二天，因天气不利于飞行，孙忠彦等人又停留一天，苏方照顾得十分周到。一位苏军上士伙食长经常来看望他们，问寒问暖。真凑巧，这上士竟认识其中一位渔民。原来我方渔民下快钩时，习惯到苏岸搬石头做坠石，五八年鲑鱼期时，这位渔民又去苏岸搬石头，“不幸”被这位上士“截获”，这苏上士心肠挺好，打手势说，让大“戈必旦”看到不得了，就放行了。比划着说起往事，大家都哈哈大笑，感情又贴近了许多。上士拉起手风琴，奏出流畅、欢快的乐曲，接着，让我方人员演奏。徐瑞仁能拉几下子，给苏联朋友演奏了一曲《社会主义

好》，受到苏联朋友的赞扬。

第三天上午，苏方用直升飞机送孙忠彦一行回到抓吉乡，中校还亲自开小面包车送他们去机场。他们回来后说，在飞机上看乌苏里江，就象一条白色的飘带，窄得一步就能跨过去。

孙忠彦一下飞机，就邀请苏机组人员到乡政府作客。并代表乡政府盛情款待苏联朋友，代表抚远人民向苏方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苏人民友谊印心田

危难时有人搭救，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每当我看见冰排，想起当年遇难被苏联朋友搭救的事，心里就会泛起无限激动的浪花。

那是在1964年11月5日，快要封江的时节。起床一看，天空万里无云，还刮着三、四级东北风，这可是上夹信子岛拣柴禾的最好机会。我急忙拿上工具，揣了两个大馒头，扯起帆就出发了。一路顺风，不到一小时就到了夹信子岛。这里干柴特别多，不一会就拣了满满一船。我刚要返航，东北风越刮越大，江面起了开花浪，乌云翻滚，天也暗下来了。这样天气机船也难开，只好停船等风小再往回返，这时，我才后悔不该出船了。

一直到下午四点，风才见小，我奋全力

往南岸划。倒霉事都让我赶上了，船到江心，又变成强劲的东南风，拼足了力气也无法使船前进，真是划一步退两步。船头喷起的浪花不断从头上飞过，眨眼之间全身淋透，船也灌满水。多亏有木柴连着，船和柴禾半阴半阳地漂下去。我赶忙用锚绳捆紧起浮的木头，这样可以增加浮力，船不致于沉没。这时天又下起雪来，气温水温骤降，一会儿，江面就飘起一层冰絮子。我在冰冷的没着膝盖的水中，凭借柴和船的浮力强打精神，用桨掌握着方向，任其漂流。突然一个腰浪打来，桨又断了一支，船失去了方向，在江涛中颠上簸下，顺流而去。当飘到抚远对面时，我脱下白衬衣使劲摇晃，可江边一只机船也没有，只见岸上牌楼下站着几个人，来回摆手，表示无力抢救，我绝望地一下子趴到柴堆上。飘到一中对面时，我突然想到，牌楼下一定有我的亲人，我又挣扎起来，无力地挥动白衬衣，与亲人作最后的诀别。我喊着亲人们，望着我家正冒着烟的烟囱，想着妈妈准备我最爱吃的饭菜，泪水

止不住地流，那种生离死别的绝望心情，实在难以表述。

飘过城子山头，进入通向伯力的大流，由于江流折向北，猛烈的东南风逐渐地把船吹到苏联岸边，真是绝路逢生，我急忙抽出一根较长的木头，往水里一撑，借此跳到岸上，船和柴由于失去我的压力，也飘到岸边，尽管这是异国的土地，我的心也一下子豁亮了。

上岸后，我高声向四周喊着，但这种天气，谁会上野外呢。全身湿透，冻得我直打牙巴骨。为了取暖和壮胆，我急于马上升起火。一盒火柴也成湿的了，划了大半盒也没划着，急得我一根接一根地划，等到冷静下来，只剩两根了。这时才有点害怕了，再划不着，非冻死不可。我小心翼翼地把这两根火柴放到腋窝里焐了一会，第一根又没划着。拿起剩下的火柴，这可是关系我生存的最后一根啊，再不着就彻底完蛋。又焐了好长好长时间，轻轻地拿起，“嘶拉”一声，嘿！还真着了！以后，每当我划着受潮的火柴

就想起那晚的情景。

柴禾点着了，越烧越旺。望着这生命之火，我的心砰砰直跳。衣服烤干了，身上暖和了，饥饿伴随疲惫同时袭来，我慢慢地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火也熄灭了。记得那天是11月6号。我艰难地爬上一棵杨树，向四周望去，北方不远有个苏联村庄，我高兴得穿过树林，向村庄走去。村前的一条小河挡住我，河面结成了薄冰。我向村庄大声喊，一会儿，走出四个男人，乘两条小船破冰而来。上岸后，他们每人拿起一只柴，一块向我走来。他们用俄语问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就连比划、带动作表情倾诉我的遭遇。他们终于明白我表达的意思，将我领到他们村庄。

我来到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内放四张办公桌椅和一排大沙发，窗明几净。不一会走来一位五十多岁、身材高大、西服革履、留着大胡子的苏联人，身后跟着一位金发蓝眼、身穿兰呢短裙，二十多岁的姑娘。男的

抢先和我握手，笑着拍着我的肩膀，用俄语向我问好。姑娘递过来一杯浓茶。我说了句跟抚远老年人学的一句俄语：“斯巴西巴”

（谢谢）。姑娘指着那位同志说：“戈比旦”

（当官的），我知道大概是农庄主席。我向庄主席比划来此经过，并表示非常饿。他点点头，对姑娘说了几句话。一会儿，姑娘端来一碗牛肉土豆汤，两个白面包圈和一把小勺，示意我赶紧吃。我狼吞虎咽，几大口就吃个精光，把苏联姑娘笑得前仰后合。主席又关切地比划，意思是饿时间长了，不要一次吃过多，会生病的，示意我到里间屋休息，睡醒觉再吃。

小房间里放着一张单人床，被褥十分洁净，小桌上放满了化妆品，一定是姑娘的卧室了。姑娘把被子推开，让我睡下，我指着一身脏衣服，比划不能这样睡。姑娘出去拿一块塑料布，铺在床上，笑着离开，示意我快睡吧。我的头一贴到软软的枕头上就睡过去了。

中午时分，一阵皮鞋声把我惊醒。随着

开门声有人用中国话问“哪位是咱们的中国同志？”这时，进来一位四十多岁，身穿呢子大衣的汉人，后面跟着两位穿军装的苏联军人。我赶快站起来答话，他握着我的手问“苏联同志对你怎样？”我说：“太好了，太好了”。接着他询问了我遇难的情况，并给后面两位军官作了翻译。他对我说：“请你不要着急，我们一定想法送你回去，下午我联系船，如船不能开就请示派直升飞机”。我的心总算落了地。

接着我们拉起家常，他自我介绍说，他姓张，山东牟平人，四十六岁。1935年他十七岁时和父亲一块到苏联，现在一个县级公安局任副局长，两个孩子都在莫斯科工作。他亲切的说：“人老了，总想叶落归根，但儿女们不同意，难回老家后半生了”。说着送我两盒香烟，问我还需要什么。我忙说：“这就够麻烦了，一切都好，什么也不需要了”。他说：“别见外，中苏人民是友好的，何况我也是中国人呢！”

正说着，姑娘用大木盘端来丰盛的午